

琴台
潘國森

淪為粗口之都

二零一四年「非法佔中」是香港社會風氣劇墮的分水嶺！

三年多過後，香港的法治和道德都大受推傷。筆者常認為，香港兩大傳統反對派正正是敗壞香港社會風氣的元兇首惡！最老資格的一黨多教師，大中小學幼稚園都有，這黨專門摧殘香港道德；後出的一黨多法律界「精英」，這黨最會踐踏法治。我們的社會多了一批目無法紀、言行儉俗的年輕人，不光是霸路的學生，還有他們的老師、教牧以及反對派的「意見領袖」，即是源出於此。

所謂一葉知秋，早在二零一三年，發生了「小學教員林慧思辱警事件」，筆者已經感受到妖氣邪氣籠罩香爐山下！如果讀者諸君不是善忘，當記得當日這位「林老師」換了一身裝扮，穿着一個「大媽」的模樣，跑到旺角鬧事「阻差辦公」！一個路過的市民，一而再、再而三地追問當值執勤的警務人員，要求他們解釋執法的理據。每當警長先生以非常友善和忍耐的態度解說，話還沒說到半句，「爛口林老師」就立即打斷警長的話，又拿別的事情囉哩囉嗦。千方百計無法激怒警長，就開始辱罵，先是「八公」、「八婆」，然後出到意含性暴力的中英雙語粗口！

警方沒有當場以阻差辦公的理由拘捕「爛口林老師」已是一奇，後來「爛口林老師」任教學校背後的宗教團體也沒有處分她的惡行，甚至有最高層的傳教士跳出來為她撐腰！還呼籲其信眾用粗口責罵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原用詞是廣府話：鬧佢粗口）！

更「有趣」的是整個反對派陣營都空群而出，為「爛口林」辯護！有自稱曾經居英美等英語國家的人，說講英語粗口沒有什麼大不了。反對派大黨操控的「教師公會」也毫不含糊地「師師相衛」，更不要說此後許多假冒研究粵方言的無行文騙小孩，將粗言穢語強說成廣東話的精華。

為此，筆者當年就撰就六千餘字的長文，解釋廣東讀書人傳統上對於「講粗口」的態度。不是完全不講，卻要分場合。成年友朋間嬉笑地少量「粗言穢語」，則於飽讀詩書之人亦在所不禁；有侮辱、攻擊和欺凌弱小成分的粗口，則一律禁止。現時香港的粗口大學生，都是受了他們的粗口教師和反對派的專業人士教唆，他們深信只要自己在「行公義」或受到「有權勢的人打壓」（這就必然包括學校入面他們不喜歡的老師和校長，以及任何公職人員），那麼侮辱對方的女性尊親，也是「理直氣壯」了！

今時今日，甲大學的校長批評了自家的學生，又或者略施懲戒；乙大學、丙大學的「民主黨」就會出現大學生張貼出要「強暴甲大學校長之母」的大字報。然後，這乙丙兩大學的學生會會長還可以厚顏無恥地說，保留這樣儉俗下流的文字，是在維護「言論自由」。各大學的校長都嘆若寒蟬！

推源禍始，不正正是「林慧思×××粗口鬧事」的後遺症嗎？這位「×××」在天上地下的勢力比香港法官還大，開罪了他老人家的後果，怕會比「藐視法庭」更重。潘國森膽小怕事，只好姑諱其名了。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等着青蛙歸家的怨婦

香港、內地和台灣最近有不少人忽然一窩蜂地瘋狂愛上日本的應用程式遊戲《旅行青蛙》，話說這熱愛旅行的青蛙甚為隨性，玩家不知牠往哪裡去，什麼時候回家，只偶爾收到寄回的名信片以慰思念，養牠的人要幫忙收拾行裝，招待朋友，想牠早日歸家，就得收割多點三葉草和準備多些美食，其餘時間只是漫長地等待牠回來，深深地牽掛。

看到這樣的遊戲內容我便沒興趣下載，因為現實生活已經如此了。子女上班、應酬、會友經常不知何時回家，等門至深夜並不好過。他們也愛旅遊，甚至單獨去落後地區，這擔憂最是磨人，最是牽腸掛肚。何苦去玩這類遊戲再自找折磨？

誰知玩的人說：「令那麼多人迷上的原因是對小青蛙的掛念！」真是玩掛念！難道一如內地的流行曲名《我的快樂就是想你》？是否玩的人都是無牽無掛，生活得太乏味的人？

另一令人費解的是《旅行青蛙》在全球的總下載量已達一千萬次，當中95%是中華地區的玩家，而發源地日本僅佔1%！海峽兩岸暨香港不少玩家都把這虛擬青蛙視作兒子般養育。不過近日該遊戲設計師上村真裕子接受內地媒體訪問時表示，由於青蛙的日文發音和「歸家」相似，故取名《旅行青蛙》。更稱：「在日本玩家是妻子身份，青蛙就像經常出門的丈夫，偶爾帶回名產……有不少日本玩家會將青蛙取其丈夫的名字……青蛙在日本寓意着平安歸家，遊戲是祈望親人早日歸來。」

當玩家一直以為自己是慈父慈母，原來只是個怨婦，守着的並非愛自由的子女，而是浪子一個，知道遊戲真相後，還會覺得有趣嗎？

■日本程式遊戲《旅行青蛙》原來構思是指妻子思念浪子丈夫。作者提供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三打哈」的生意經

有人說，互聯網的誕生給了人類最大的自由。雖然小狸一早知道沒有絕對的自由，但看到最近「三打哈」的新聞之後，仍然驚愕——原來有這麼多人在「算計」今天看似自由的網絡世界。

說「三打哈」之前，不妨先喚醒一下「共同記憶」。比如，你有沒有碰到過在不良商家那裡吃了虧後，怒而上網曝光、抱怨、尋求幫助、找尋難友，但沒過幾天卻發現自己的帖子莫名「哎呀主頁丟失了」，有時在刪帖前還會收到莫名黃色小廣告的回覆？……嚶，總覺得哪裡不對勁，但你知道哪裡不對勁嗎？

現在可以讓一個叫「三打哈」的網站解答你。這個有着怪裡怪氣名字的網站，是警方最新破獲的「重犯」，來頭很大，因為它是公安部部署打擊的首起「網絡水軍」平台案件。

再賣一個關子，說「三打哈」前，先說說你的那些正義而真實的帖子是被誰封的。答案是：網站網管……裡的內鬼。這些內鬼「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你這邊恨不得幾萬字聲淚控訴無良奸商，他那邊偷偷塞給內鬼們300-1,000元不等，就可以把負面影響消除於無聲。內鬼們甚至會和「老常客」們達成「熟客價」，刪得多的可以打折。

至於「黃色小廣告」的情節，那是內鬼們的慣用伎倆，在合法的帖子下面灌上非法的水，就可以藉機把合法的主帖也刪掉。除此以外，更加惡劣的是，有些曝光了私人信息的帖子本身屬於非法，理當刪除，但內鬼們看準被曝光者會更焦急，所以故意拖慢動作，這時反而不刪了！「警事乃大，人命關金」打入支付寶，才把帖子刪掉。總

之他們幹的活兒就是一句話：不刪該刪的帖，刪不該刪的帖。

在常理之下，各方金主們是沒空也沒資源去結交各大網站的內鬼們的。所以就如同租房，買賣雙方旺盛的需求之下，「網絡中介」應運而生，而「三打哈」就是互聯網思維下時髦且最大的「網絡水軍資源共享平台」。

他們的「生意經」是這樣的：任何網絡客戶都可以在「三打哈」網上註冊為「僱主」並發佈刪帖、灌水等廣告需求；大量水軍則註冊為「推廣服務商」，可以在這裡隨時領取任務、賺取費用。「三打哈」網則於中間抽取20%的「服務費」。這裡的「推廣服務商」，除了真正可以操作的網站內鬼，還有大量的二道販子，即他們領了任務，再去找實操人員。而除了「三大哈」，有類似任務集散功能的，還有各個QQ群、微信群等。

據悉，日前這個非法經營的「三打哈」網站已經被廣州警方偵破，除挖出有償刪帖的「網絡中介」66人外，還查獲了在「三打哈」上註冊的「網絡水軍」賬號近百萬。更嚴重的是，為了「有效推廣」，「三打哈」還非法掌握了一大批公民個人信息，包括近500萬條手機信息，覆蓋全國各大省市，且有職業、性別、年齡等細分。除了「三打哈」，去年5月以來，內地警方已破獲「網絡水軍」案件40餘起，涉案金額上億元，關閉違法違規網站上千萬個，涉及網上惡意炒作信息數千萬條。

最後提一句值得玩味的，據內鬼透露，刪的帖中，「60%左右都是投訴無人流、不孕不育等專科醫院亂收費、亂治病的。」「警事乃大，人命關天，這種缺德事還是少做吧。

發式
生活
商台DJ余麗賢

又是迷信的時候

很有趣，我們中國人一直也相信風水命理，雖然這些也只是作參考，但只看風水這一環，現在連很多外國人及外國的大公司也會邀請風水大師來看看，希望可以增加運勢。當然我自己也覺得，這些可以參考，但不要「迷信」。

其實自己都算是一個幾喜歡把這些掌相命理的東西作參考，但只會在每個農曆新年前特別留意。可能有很多人也跟我一樣，每逢到了這個日子，不期然就會「迷信」起來，因為始終要迎接新年的來臨，舊的總是覺得不如意及不滿足。所以總會期待新的一年為自己帶來好運，這種好運未必一定是在賭博上，而是生活及工作上，如果可以比較順暢也是一件好事，做任何事都可以事半功倍，你覺得不是很好呢？

而我每一年在電台節目當中，也會邀請一些風水命理的專家訪問，邀請他們說說來年的風水要怎樣注意，不同生肖又會有什麼遭遇，總希望這些專家可以給些意見，趨吉避凶。說到這裡，好像也仍然是「迷信」，但話說回頭，其實我國的風水命理歷史悠久，幾千年前已經有些命理學家能夠洞悉先機，慢慢流傳到今天，也可以給人們作參考，何樂而不為。

早前便約了兩位風水命理大師給聽眾們一些來年的提示，在這裡也可以跟你們作小小的分享，但要注意一

點，今年立春會較農曆年初一早，在二月四日，但農曆年初一是二月十六日，即是「狗年」其實在二月四日便開始，所以要擺放風水的東西也應該在二月四日開始。

如果希望新的一年可以桃花暢旺，結識到新良緣的話，在「狗年」大家便要特別注意「西北位」，因為來年的桃花位是西北，如果你真的想多點桃花，記着在這個方位放些鮮艷顏色的掛畫或擺設，便能夠趨旺自己的姻緣。

但桃花這兩個字不只是用作姻緣，其實在生活上，人緣也很重要，人緣好，任何事情也會變得暢順。至於想財運亨通的話，大家就要注意「東南位」，因為來年的東南是財位，如果可能的話，放一些流水擺設便可以財運亨通。說到這裡，覺得自己有點八卦，但我沒有說完，如果求學要學業進步，就留意「南位」，因為文昌星來年會在南位，可以放四支富貴竹或綠色的鉛筆也可以。

因為我相信，人總是希望有改變；人總是希望會更好；人總是希望可以預知未來，所以「迷信」總會離不開我們，希望藉着這些參考，算是給大家一點希望及方向；當然什麼事情也要靠自己的努力，我更加相信「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你明白這個道理，就算「迷信」，也沒有大不了，大家繼續努力，預祝大家來年一切安好。

百家廊

關愚謙

要學會自我開心

朋友們！大家要學會如何活得開心！

中國有句俗話：「不要恃老賣老」，但是，當你活到像我這把年紀的時候，你會自然而然的倚老賣老起來。譬如，我現在和生人接觸，一般是「看人看臉，聽話聽音」。我現在的朋友大多是有年頭的，互相了解，不遮不蓋，有話直說，不會被人看不起。有這樣的真誠友誼，好開心啊！

想當年，內地文革各派系互相死裡鬥，我生怕被惹上麻煩，隻身偷渡，來到歐洲大地。當時在漢堡的大陸和台灣同胞，政治都很敏感，對我這陌生人，抱着懷疑的眼光，是很正常的。但我沒時間去想它，一心到飯店、碼頭去打工，每到想家傷心時，控制自己最長不得超過十分鐘。上天有眼，很快就聘到漢堡大學教學。閒時一猛子扎到德國的大學生堆裡，又拉小提琴又唱歌，久而久之，同胞對我逐漸消除顧慮，開始和我交友，過得還挺開心。

我這輩子，說句老實話，在最受折磨的時代，都是自我開心過來的。主要是我是個樂天派，小時候就很皮實，好表現，心胸開朗，很少哭過。記得1960年、61年，內地餓死人，我被發配到青海改造，曾經一個人在日月山腳下樹林裡去打柴，與狼為伍，我就高聲唱少年時在學生禮拜堂裡唱過的「哈利路亞」聖歌，給自己壯膽，自得其樂，還真起作用。我現在得出的人生結論是：想得開，吃得香，睡得着，只要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你會活得很愉快，當然，人的性格各有不同，說起來容易，不是每個人能做到的。

人生的確就像一場夢

對交朋友來說，我這輩子接觸的人，三教九流，東西混雜。我一開始接觸的人，是好是壞，當然吃不准，但久而久之，真誠是否會顯現出來的，好人居多。神奇的是，到晚年，我回國發現，那些整我的人，一一向我抱歉，把我弄得很不好意思，心想，我真得感謝你們，如果我當時不被整，不會有今天。這就是命。總之，做人一定要正派。如

果一個人一直只為自己着想，自私自利，自欺欺人，活得也不會舒暢，也很容易受他人之騙，被人利用，做些對不起別人的事。現在回想起來，人生的確就像一場夢，問題是，是開心的夢，還是噩夢。總之，一個人，真想開心過一輩子，這與你本人的心態有關。像我這輩子酸甜苦辣都嚐過，還活得蠻開心。我認為，人生往事，豐富多彩，你還沒來得及細細品味，就告辭世界，豈不是最大的遺憾。

所以我現在還活着，有很多事，一有時間就把它們記錄下來。真的，那些過去酸酸苦辣的往事，現在回憶，還挺有滋有味。譬如，我在青海當攝影記者時，領導要我去採訪一個山村的藏族姑娘安卓瑪吉。我要獨身翻過一座高山峻嶺。

差點，幸好沒給狼咬死！

我曾在回憶錄裡這樣寫道：太陽消失在山頭，我緊張起來，我一陣手忙腳亂地摸着石頭向上爬。拐過一個山腳，忽然我看到遠處有兩個亮點，有燈必有人家，我想。我就加快腳步，忽然一聲嗚叫，聲音淒慘陰森，嚇得我差點滾下山坡。

這是什麼燈光呀？這明明是狼的兩隻眼睛，我一動也不動地站着，那隻狼也不動聲色地觀察着我。一個青海打獵朋友對我說過，「見到狼千萬不能回頭就跑，那樣，狼肯定從你後面撲上來」。我也知道，狼怕火。對了！我忽然想到脖子上掛的拍照的閃光燈。我慢慢將手一按開關，閃光燈一閃，我發現在我的周圍，不只是一隻狼，而是一群狼。牠們「刷」地一下，頓時跑得無影無蹤。

於是，我每隔一段時間，就閃一下閃光燈，我感覺，這些狼並沒有完全散去，牠們也不敢接近我的身邊。我最後終於爬上山頂，看到東方已經發白，緊張的心才逐漸放頂了下來。遠處，我看到一個村莊，屋頂在冒着炊煙。可是我的腳旁是一個山谷，深不見底，它隔斷了我的去路。如果我要去那個村莊，必須先下山，然後再上山，再找村莊，

十有八九又會迷失方向。

沒墜死山谷是我命大

我的氣力已經耗盡，乾糧也吃完了，飢寒交迫。也許不用下山還能找到其他的出路吧！果然，我發現一座浮橋，橫跨兩個山頭，太高興了。急急前去走近一看，大失所望。原來它不是橋，而是一條用木頭架的水槽。裡面只有一點水緩緩地向東流着。我觀察了一下，發現這水槽是兩座山之間最近的距離。今天就豁出去了，這條命反正是撿來的。水槽滿的時候一定很重，我這一來百來斤它應該可以承受。我於是把閃光燈放回皮箱，把皮箱套在脖子上，旋着腳坐在水槽的邊沿，用屁股一點一點地向東挪動。當我逐漸接近水槽中間部分時，水槽上下顛抖得特別厲害，我好象已聽到木頭斷裂之聲。

水槽下面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深淵，如果水槽一旦折斷，我將粉身碎骨。我開始祈禱上帝，祂是一種有效的安慰，也會增加我的勇氣。我繼續一點一點地往前挪，真的，我來到了彼岸，冷靜救了自己的命。諸位讀者，回憶起這段故事，是一種享受。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一段或幾段難以想像的驚險或悲傷的往事，就看你以後如何去看待它。它會否變悲傷為快樂，就要看你的人生活觀了。

讀者朋友，你最近笑過嗎？

朋友，你最近笑過嗎？你如果感覺生活壓力很大，心裡不舒坦。很多時候，不是別人的事，社會的事，而是你自己的事，你必須自己找原因。什麼事情會惹你不開心？想個辦法去解決。因為，目前這個世界，沒戰爭，沒有經濟危機，國家欣欣向榮，對我們中國人來說，還是很不錯的。你要學會笑，而且不是假笑，要笑到心裡去。笑容不是一種奢求，而是內心的反射！

朋友！笑一笑吧。真心的笑能讓你健康，改變性情，多交朋友，使你年輕！笑一笑吧！你笑能改變周圍的環境，你笑會容易讓你找到理想的工作，你笑能改變你的一生。相信我吧！

生活
點綴
吳康民

記往事(上)

天氣奇冷，不僅肉體畏縮不願活動，連思路也閉塞起來。舉筆不知如何下筆，遲遲未能為一篇短文完篇。記得年輕時可以寫兩三個專欄，難道今天腦筋也已經「結起冰」來？

早年在抗戰時期，由於廣州淪陷於日寇之手，我隨當年就讀的國立中山大學播遷到粵北坪石。當年的氣候要冷至零度以下，但還能晨早從木板建成的臨時宿舍出外早操。當年選傳說坪石山區常有猛虎出沒，木板宿舍晚上「擦擦」有聲，有說是老虎擦木壁止癢。是那非耶，沒有人親眼看見。但粵北有猛虎出沒，卻是事實。

今天已屆風燭殘年，如再遇粵北那樣的天氣，肯定早被凍死了。

一九四四年，日寇侵華選作垂死掙扎。為打通湘粵鐵路，部分侵略軍由長沙南下，與侵粵北的日寇會合。由於戰火燒近，我們由坪石向東轉移，準備步行至粵東梅縣中山大學臨時總部報到。

朝行晚宿，極盡艱辛。如果一如今天風燭殘年，早已餓死、凍死於粵北途中。不知當年與我輩同行的學友，仍有幾人會回憶當年這段艱辛的行程？

到了梅縣，實際上並未上課。不久抗戰勝利，我們在歡呼聲當中復員至廣州復課。潮汕籍的校友，一部分希望回潮汕家鄉探親後再回廣州，我等在汕頭沒有親人的，便直接乘車經海陸豐、惠陽至廣州。部分潮汕籍的校友，在回到汕頭探親後，分別乘兩艘小電船回廣州。不料兩艘小電船在大海途中遇風沉沒。當年潮汕籍的校友大部分都因此罹難。今天想起當年同窗好友，仍不免心懷悲憤。

世事的確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一個人的經歷，都帶有若干偶然。當年如果我有親人在潮汕，肯定會回去探親以後與同學乘船去廣州，可是先父當年是與黃琪翔部隊遠在湖北。兩個哥哥分別在粵北、潮汕參加革命戰爭。我在汕頭並無至親，因而逃過一劫。

往事不須回憶。戰爭時期，什麼事都會發生，未知當年同窗好友，仍有多少人在世？

昨日
紀
陶然

上小學時，魯迅是熱門，於是小說中的人物也就變成成了取綽號的物件。比方《阿Q正傳》裡的王胡變成王國光的外號等等，而趙太爺不知怎麼的，就降在趙繼剛的頭上。我跟他交情甚深，外號緣由也弄不清楚，大概他姓趙，動作又慢條斯理，於是大家就叫他趙太爺，之後就簡化成「阿太」了。

阿太是滿族，但都漢化了，他曾對我表示，高鼻樑、單眼皮、厚嘴唇大概就是滿族的標誌了。他是老北京，說一口標準北京腔，雖是滿族，但那時從沒有到過關外。我去過他家無數次，當時他住在前門外的南蘆草園22號，是一座比較規整的四合院，他們家佔其中的兩間房。那胡同拐來拐去的，還有分岔，一不小心，就會拐錯方向。我離開北京後，那一帶房子拆遷，讓我又懷念起那些歡樂的日子。

接觸中，他並沒有什麼脾氣，或者說是與人為善。我跟他家裡人，父母、弟弟妹妹都熟，無家可歸，便經常上他家吃他父母做的水餃。

阿太

爸爸在北京曲藝團供職，他從小就對北京地方曲藝比較熟悉，如相聲、單弦、大鼓等。他喜歡看電影，意氣與我相投，有時便一起去看戲。印象最深的，是阿聯電影周在北京舉行，那時極少公映外國片，我們兩個以當時的高價，一塊五人民幣買票，在首都電影院觀賞寬銀幕彩色歷史故事片《薩拉丁》，中文同步翻譯。

畢業分配，他分到河北徐水縣，和我還有書信來往。後來調回北京，先是在電車公司職工學校任教成人教育，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上北京，住在他三里河北街的高樓上，夜聊中他曾告訴我，報紙上面有北京電台向社會公開招聘編播人員，他悄悄報名，經初試、複試、面試，得以被錄取。他說，能夠到電台工作，上夜班，很辛苦，但樂在其中，因為能幹自己喜歡的工作，是此生最幸運的事了。他告訴我，從小就喜歡聽廣播，收音機是他的最愛。他說：「你記得嗎？上大學時，我還向你借四十七元買一台電子管收音機？每月攤還五元。」是嗎是嗎？這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有一個時期，我上北京，都要他代為租住，常常就訂在靠近電台的酒店，方便偷空聊天。有一次，他建議住在鼓樓附近胡同裡的「竹園賓館」，說，那裡好呀！平房，接地氣，難得！原來那裡之前是康生的官邸，如今改建成賓館，我們住客可以在偌大的後花園庭院散步。前幾年，我經北京轉動車去山東蒼山開會，也請他代訂，他特意給我安排在北池子的「皇家驛站」，這精品酒店藏在胡同裡，的士司機大概是外地人，而且那一帶夜晚街燈暗淡，黑乎乎的，看不清。

後來跟阿太一說，他笑道：「你怎麼不說在婦產醫院旁邊呢？婦產醫院沒人不知道！呵呵！」我哪裡清楚？到了才知道，酒店緊靠故宮後牆，房間都以歷代皇帝命名，而且贈送房間皇帝圖章。可惜只住一晚，便匆匆趕路，但早餐安排在頂樓餐廳，從那裡望過去，故宮又是另一番景象。問他如何精心安排，他笑笑說，他也沒住過呀！憑直覺啦！不愧是老北京啦他。